

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碑文辑

000015



前　　言

承德，是清朝康熙〔玄烨〕(1654—1722年)、乾隆〔弘历〕(1711—1799年)在长城以北的全国第二个政治中心。避暑山庄和外八庙，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。康熙、乾隆撰写的一些碑文，是当时一些政治事件的历史记录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避暑山庄、外八庙兴建的政治背景及其政治作用。今天，这些碑文是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，研究康、乾两代的对内对外政策，以及研究当时民族关系和阶级斗争的重要历史资料。

现在，我们遵照毛主席“**古为今用**”的教导，编了这本《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碑文辑》，目的是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服务，为批林批孔运动服务，为反修斗争服务。当然，碑文中所宣扬的“天命论”、“君权神授”一类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和诬蔑农民革命的反动观点等，都是必须批判的。

录入的碑刻文字，仅在标点、分段、校勘繁体字、异体字上作了加工，此外没有任何修改。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缺点错误难免，欢迎读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。

编　者

一九七五年三月

目 录

前 言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溥仁寺碑文 | 1 |
| 溥仁寺碑文 | 2 |
| 永佑寺碑文 | 4 |
| 普宁寺碑文 | 5 |
| 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 | 8 |
| 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 | 9 |
| 永佑寺舍利塔记〔甲申〕 | 10 |
| 安远庙瞻礼书事〔有序〕 | 11 |
| 普乐寺碑记 | 12 |
| 普陀宗乘之庙碑记 | 15 |
|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 | 17 |
| 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| 20 |
| 千佛阁碑记 | 23 |
| 普陀宗乘之庙门碑 | 25 |
| 高宗殊象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〔有序〕 | 26 |
| 热河文庙碑记 | 28 |
| 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 | 30 |
| 须弥福寿之庙碑记 | 33 |
| 承德府关帝庙碑文 | 36 |
| 避暑山庄后序 | 38 |
| 避暑山庄百韵诗〔有序〕 | 40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乾隆甲戌夏御题 | 42 |
| 阅射六韵 | 43 |
| 射一首 | 45 |
| 射一首 | 46 |
| 策马一首 | 47 |
| 至避暑山庄成什 | 49 |
| 至避暑山庄作 | 50 |
| 至避暑山庄作 | 51 |
| 出山庄北门瞻礼梵庙之作 | 52 |
| 出山庄北门瞻礼梵庙之作 | 53 |

溥仁寺碑文

康熙五十二年，朕六旬诞辰。众蒙古部落，咸至阙廷，奉行朝贺，不谋同辞，具疏陈恳，愿建刹宇，为朕祝厘。

朕思治天下之道，非奉一己之福，合天下之福为福；非私一己之安，遍天下之安为安。柔远能迩，自古难之。我朝祖功宗德，远服要荒，深仁厚泽，洽及骨髓。蒙古部落，三皇不治，五帝不服，今已中外无别矣。论风俗人情，刚直好勇。自百年以来，敬奉释教，并无二法。谨守国典，罔敢陨越。不识不知，太和有象。朕每嘉焉。鉴其悃诚，重违所请。念热河之地，为中外之交。朕驻跸清暑，岁以为常，而诸藩来觐，瞻礼亦便。因指山庄之东，无关于耕种之荒地，特许营度为佛寺。陶甓于冶，取材于山。工用无输挽之劳，金钱无逾侈之费。经始讫功，告成不日。

历观往史，遙溯前朝，版籍有区，幅员未广。兹热河之奥壤，乃紫塞之神臬。名号不掌于职方，形胜无闻于地志。朕以凉德，抚育万方。边陲之外，悉为畿甸。诸藩于此建寺介福，率先恐后，无小无大，罔不来同。观我观民，思维此理。特题额曰“溥仁”。将欲汪涉之泽，均沾率土，升恒之庆，广洽普天，遍覆含弘，民胞物与。咸跻寿考，各遂生成。藉诸藩祝朕之忠诚，为万方祈纯嘏之锡。爰纪斯文，勒诸贞石。

康熙五十三年

• 1 •

溥仁寺碑文

盖闻遍复含宏者，造化无私之体；民胞物与者，大君宗子之心。古帝王继天运世，保合太和，凡日月照临，声教暨讫，必使咸跻寿考，各遂生成。纳八纮于雨露之中，载殊方于衽席之上。深仁怙冒，至化洽周。斯大同之极规，实无我之洪愿也。朕诞膺鸿历五十余载，布信推诚，遐迩一体。藩王部长，悉我屏翰，绝漠荒陬，皆吾黎庶。故神仓玉粒，常给以糇粮；天驷月题，每贷之牧种。休息长育，匡翼劳来，宵旰弥勤，终始无怠。朕惟期渐恩敷德，俾皆乐我太平。诸藩亦向化倾心，靡不谨尔侯度。雨风时若，生齿日蕃。水草茂滋，产畜殷硕。边篱瓯脱，永息侵陵。瀚海龙沙，群资乐利。绥安抚辑，数十年养之教之，膏沐涵濡，至今日庶矣富矣。乃者，朕六十诞辰，众蒙古王台吉等，咸诣诸阙廷，奉行朝贺，不谋同辞，具疏陈恳，愿建刹宇，为朕祝厘。朕鉴其悃诚，重违所请。念热河为中外之交，朕驻跸清暑，岁以为常，而诸藩来觐，瞻礼亦便。因指行宫之艮隅，特许营度为佛寺，陶甓于冶，取材于山。工用无输挽之劳，金钱无逾侈之费。经始讫工，告成不日。琉璃梵殿，同白马之庄严；瓔珞祥云，俨龙华之色相。金峰耸翠，灵鹫飞来。暖溜蒸沙，宝池分出。林成福德，乔木千章；界是伽耶，香园十顷。固天开选佛之场，地蕴清凉之境也。

朕历观往史，追溯前朝，版籍有区，幅员未广。兹热河

之奥壤，乃紫塞之神臬。名号不掌于职方，形胜无闻于地志。朕以渺躬，抚有四海，边陲之外，悉为畿甸。诸藩于此，建寺介福，率先恐后，无小无大，罔不来同。朕用自慰，更用自惕焉。书不云乎：“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”。释典亦云：“若彼大云，荫注世界。”博稽旁考，鉴于朕衷。观我观民，思维此理。特赐寺额曰：“溥仁”。将欲汪洋之泽，均需于率土；升恒之庆，广洽于普天。藉诸藩祝上之忠诚，为万方祈纯嘏之锡；以佛氏施仁之因果，共诸藩保巩固之休。爰纪斯文，勒诸贞石。

永佑寺碑文

昔如来以法王御世，宏济人天，遍现十方，虚空不住。顾其安立道场，必在灵山宝地，鹫峰鹿苑，精舍庄严。盖圣迹所留，尤福祐之所聚矣。

我皇祖圣祖仁皇帝，以无量寿佛示现，转轮圣王，福慧威神，超轶无上。省方览胜，乃眷热河，建山庄为清暑地。因岩壑自然之势，示茅茨不翦之规，养性怡神，从容综理。而风雷之所鼓动，雨露之所涵濡，神化周通，不疾而速，犹佛之林间燕坐，洒落安禅。而说法、则声震大千，度生、则施洽群有也。

予小子早年随侍，仰见我皇祖清晏游，无逸乃逸，对时育物，天地同流。至于今，弹指三十余年。秋狝之余，时复税驾于此。松云如旧，棖桷翘瞻，感陟降之在廷，思报恩而荐福。遂即山庄内万树园之地，创立精蓝，爰名“永佑”。固不特钟鱼梵呗，足令三十六景，借证声闻。我皇祖圣日所照，千秋万岁后，子孙臣庶，无不永如在之思，是即释迦之耆闍崛山，金刚法座，天龙拥护，相好依然。而朕之绳武宁亲，祝厘养志者，于是乎托，庶其无忝前志云尔。

乾隆十七年岁次壬申秋七月敦朔日

普宁寺碑文

乾隆二十年夏五月，平定准噶尔。冬十月，大宴赉四卫拉特部落旧附、新归之众于避暑山庄。曰绰罗斯，曰都尔伯特，曰辉特，曰和硕特。四族台吉，各封以汗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，若而入其无隶属之宰桑，则归之公，如内八旗、外四十九旗、喀尔喀四部之例。至是而内外一家，遐迩同风之言允符。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，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，以一众志。式循旧章，建普宁寺于山庄之北麓，而为之记曰：皇天有辅德之私，至圣有越世之度，君子有见几之作，兆人有可格之诚。我国家抚有众蒙古，距准噶尔一部，终外王化，虽庸众有“威之不知畏，惠之不知怀，地不可耕，民不可臣”之言，其然，岂其然哉？以我皇祖皇考圣德神功，经文纬武。其于奠伊犁，勒铭格登山，朝四部落之众，而锡之爵，赐之币，式宴陈舞，可汗起奉酒称万寿，如今日者何难？默契大造，意若有待，是以遵养时晦，垂成弗为。

予小子敬承乾佑，以为不可失者时。迟徊观望，宁二圣付托藐躬之意。且此山庄，即皇祖岁时巡覲诸蒙古宾客之所也。越三十年，而克见准噶尔之众，咸覲于此。岂非皇天无私，惟德之辅，至圣之度，越世先知，而见几君子之作，予亦不敢不勉，卫拉特之众，岂终不可格以诚哉？蒙古向敬佛，兴黄教，故寺之式，即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为之。名之

曰“普宁”者，盖自是而雪山葱岭，以逮西海，恒河沙数，臣庶咸愿安其居，乐其业，永永普宁云尔。复依普贤世界品而述偈言：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抖赞转轮王， | 功德甚深大。 |
| 造寺于西域， | 其名三摩耶。 |
| 逮今千岁余， | 愿海庄严就。 |
| 肖彼须弥山， | 巍阁凡三层。 |
| 日月在两肩， | 地金水风轮。 |
| 其内小铁围， | 大咸海水满。 |
| 持地障碍山， | 马耳及善见。 |
| 担水并持轴， | 持双凡七山。 |
| 其中乃香水， | 其上坚手天。 |
| 持鬘及恒桥， | 四天王所住。 |
| 复有四方天， | 其数各以八。 |
| 中乃忉利天， | 善见帝释宫。 |
| 欲界四天子， | 色界无色界， |
| 次第居其上； | 东曰胜神洲， |
| 小胜及胜胜， | 左右以次住； |
| 南曰瞻部洲， | 妙拂并小拂， |
| 左右以次住； | 西曰牛贺洲， |
| 行道将小行， | 左右以次住； |
| 北曰俱卢洲， | 最胜复谄胜， |
| 左右以次住； | 供养佛无数。 |
| 如普贤愿海， | 复为四色塔。 |
| 义出陀罗尼， | 四智标功用。 |
| 懿此避暑庄， | 古佛所游历。 |

较彼卫藏地，
有来众蒙古，
咸敬黄教人，
肖彼三摩耶，
作此曼拿罗，
依法香泥涂，
香花供养具，
转无量法轮，
诵无量法宝，
我闻普贤言，
是昆卢遮那，
种种宝光明，
舍身等尘刹，
遍十方国土，
方便示调伏。
一一见法界，
此是如来刹，
一切化群生，
西土及震旦，
众生皆安隐，
遂生明佛性，
普贤行如是。
佛土无差别。
及新卫拉特。
爰作大利益。
为奉天人师。
严洁身口意。
一切皆清净。
法螺法音声。
聚无量法众。
作无量法事。
华藏庄严海。
往劫修行处。
大云遍一切。
以昔愿力住。
出苦向菩提，
世界所有尘，
现佛如云集。
大愿周法界。
庄严从此出。
究竟无同异。
暨蠕动肖翹。
稽首天人师，

大清乾隆二十年

岁次乙亥冬十月吉旦御笔

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

惟天尽所覆，俾我皇清，罔不在宥。惟清奉昊天，抚薄海，兆庶悉主悉臣。〔叶〕太祖、太宗、世祖、肇基宅中，皇耆其武。圣祖、世宗，巍光扬烈，克臻郅隆。逮予渺躬，思日孜孜，期四海同风。咨汝准噶尔，〔叶〕亦蒙古同类。何自外携，数世梗化，篡夺相仍，硕仇其下？厥达瓦齐，甚毒于醒。众心底底，如苗斯蠹。如虺斯螫，众口嗷嗷。视尔骜止，予焦劳止，期救不崇朝止。视尔狃止，予噫嘻止，亟出汝涂泥止。乃命新附，尔为先锋，熟悉其路；乃命劲旅，携数月粮，毋或掠掳。师行时雨，王旅啴啴。亦无潦阻，左旋右抽。王旅浑浑，既暇以休。乌鲁木齐，及五集赛，度之折折，台吉宰桑，迎降恐后，奚事斧吭？波罗塔拉，闼尔奇岭。险如关阙，倒戈反攻。达瓦齐走，旦夕涂穷。回部遮获，彼鼠斯喙。地入无隙，露布飞至。受俘午门，爰贷其罪。自今以始，四部我臣，伊犁我宇。〔叶〕曰：绰罗斯及都尔伯特、和硕特、辉特、封四可汗。众建王公，游牧各安。宰桑、公、臣，属我旗籍。谁汝苦辛，尔恭尔长。尔孳尔幼，徐以教养。尔驼尔牛，尔羊尔马，畜牧优游，分疆各守。毋相侵凌，以干大咎。齐御外域，曰布鲁特，越哈萨克，醉饮饱食。敬兴黄教，福自天锡。伊犁平（叶）矣，勒贞珉（叶）矣，于万斯年矣。

乾隆二十年岁在乙亥夏五月之吉御制

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

天之所培者，人虽倾之，不可殖也。天之所覆者，人虽裁之，不可殖也。嗟汝准噶尔，何狙诈相延以世而为贼也？强食弱，众凌寡，血人于牙，而蔑知悛易也。云兴黄教，敬佛菩萨，其心乃如夜叉、罗刹之以人为食也。故罪深恶极，自作之孽，难逭活也。

先是分封四部众，建宰桑，四图什墨，廿一昂吉，盖欲继绝举废，以休以息也。而何煽乱不已，焦烂为期，终于沦亡胥尽，伊犁延袤万里，寂如无人之域也。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杀为德也，有弗得已耳。西师之什，实纪其详悉也。以其反覆无常，迟益久而害益深。则其叛乱之速，未尝非因祸而致福也。是盖天佑我皇清，究非人力也。伊犁既归版章，久安善后之图，要焉已定者，讵宜复失也。然屯种万里之外，又未可谓计之得也。其潜移默运，惟上苍鉴之。予惟奉时相机，今日之下，亦不敢料以逆也。是平定准噶尔后，勒铭伊犁之碑所由作也。

乾隆二十三年岁在戊寅秋七月之吉御制

永佑寺舍利塔记〔甲申〕

自辛未奉慈輦南巡于夫招提兰若，转轮祝厘，无不虔拔。

金根虽喜，檀界乃识。所谓金陵之报恩，武林之六和，归而欲肖之，以延鸿算。无何，而一不戒于火，其一将成而圮，龟玉毁于椟，有司者不能辞其责也。虽然，予岂肯以工作微过而责人？于是一无所问，且或者如形家之言，北方其诚不可如南方之为塔乎？则有志过之作，永罢塔而弗为，然同时之建于热河之永佑寺者，不可中止。恐其蹈辙，乃命拆其弗坚，及筑不如式者，而概易之以石。越十岁，甲申，窣堵乃成，岿然峙于避暑山庄，较京师为尤北，则堪舆风水之论，固不足凭。此亦默有以启予之，不必信八会地节之溢陈祸福以耸听乎？若夫工匠于未经试绳墨者，棘手瞠目，亦人情之常。政不必畏难涂废，而弃前功于无用也。然是塔经营之初，实为四卫拉特来归，西师筹画之始至。自今大功告成，伊犁耕牧日以辟，而堵波法轮舍利回焕，所谓有志者事必成。儒释虽殊途，其理则一也。兹故详志其事，而于刹工僧祇，化城福田之说，则略之。抑以金刚六如，虽调御相好，有所弗屑，何有于塔也？塔阴泐避暑山庄百韵诗，敬阐皇祖巡狩之义，欲以示范永世，乃予本意。后之人读是碑者，当以继武洁戎为兢兢，政不必以阐象教，期利益为亟亟，则思过半矣。

乾隆二十有九年岁在甲申仲夏月御制并书

安远庙瞻礼书事〔有序〕

伊犁河北旧有庙，曰固尔扎都纲，三层缭垣，周一里许。当噶尔丹、策凌时，以五集赛，更番居此诵经，每岁首盛夏，准噶尔之众膜拜顶礼者，远近咸集。其俗素奉黄教，往往捐珍宝，施金银，以事庄严。庙之闳瞻，遂甲于漠北。阿逆之叛，贼党肆掠焚劫，庙乃毁废，曾用韩愈陆浑山火诗韵，以纪其事。及我师再平伊犁其地，并建城堡，而梵宇之仅存焜烬之余者，已不可复整，亦不必为之复整也。因思山庄为秋搜肆覲之所，旧蕃新附，络绎鱗集。爰规东北冈阜肖固尔扎之制，营建斯庙，名之曰：“安远”。集梵僧演步踏，以庆蒇事。惟时都尔伯特郡王策凌、乌巴什等，适以朝贺至，与达什达瓦部众之隶属兹土者，欢喜额手。金谓琳宫晃曜，妙相庄严，不啻曩时在固尔扎礼都纲闻呗赞也。然予之所以为此者，非惟阐扬黄教之谓，盖以绥靖荒服，柔怀远人，俾之长享乐利，永永无极云。因系十韵以识缘起如此。

伊犁兵燹后，梵宇为重为缩地齐近远，归宗何改移？今朝初庆落，戎索永延厘。耸峙辉山麓，来瞻渡水洼。制仍固尔扎，境一昆耶离。唱呗格隆倡（喇嘛中之格隆如僧中之受五戒者）归旗达瓦贻。（达什达瓦旧属回旗者，居于此。其愿为喇嘛者听之。）维新同致敬，忆旧孰含悲。群讶胡宽市，予怀范燮辞，藉无示败彼，讵有覩成斯，置器屢安处，恢纲靖远陲。

乾隆乙酉仲秋月朔日御笔

普乐寺碑记

避暑山庄当兴桓隩区，直北地亘狮沟，西南官廨民庐，聚落殷羨。其东偏列嶂邈绵，周原案衍，则诸经所称，广长清净，于佛土宜。乾隆乙亥，西陲大功告成，卫拉特各部长来会时事，尝肖西域三摩耶，建寺曰“普宁”。嗣是达什达瓦属人内徙，即次旅居，环匝山麓。越岁乙酉，复于迤左，仿伊犁固尔札都纲，建庙曰“安远”。然自庙南延望锤峰，式垲式闳，厥壤犹隙。惟大蒙之俗，素崇黄教，将欲因其教，不易其俗，缘初构而踵成之。且每岁山庄秋巡，内外扎萨克觐光以来者，肩摩踵接。而新附之都尔伯特，及左右哈萨克，东西布鲁特，亦宜有以遂其仰瞻，兴其肃恭，俾满所欲，无二心焉。咨之章嘉国师云，大藏所载，有上乐王佛，乃持轮王佛化身，居常东向，洪济群品。必若外辟重闕，疏三涂，中翼广殿，后规闔城，叠磴悬折，而上置龛，正与峰对者，则人天咸遂皈仰。将作如制，以丙戌正月经始，洎丁亥八月讫工。爰取普乐额寺额，而为之记曰：

自西人之濒于涂炭也，漱隘阽危，不能终日，朕则为之求宁焉。既宁之后，奔奏偕徕，室家还定，朕则为之计安焉。既宁且安，其乐斯在。譬如佛影覆于鸽身，四大得所，离怖畏想，生欢喜心。薪自刹那以逮亿劫，同游春台化宇，乐其乐而不能名其乐，真上乐耳。虽然，曷易臻此哉？语曰：“民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”。又曰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

天下之乐而乐。”是朕所由继“普宁”、“安远”，而命之为“普乐”者，既以自慰，且重以自勖，而匪直梵文胜因福利之云云也。记成，并系以赞：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善哉大能人。 | 无去亦无住。 |
| 以何因缘故。 | 现此说法身。 |
| 人天咸护持。 | 功德甚希有。 |
| 云何称上乐。 | 自小千中千。 |
| 暨三千大千。 | 法界无究竟。 |
| 尔时两足尊。 | 甘露为灌顶。 |
| 一切诸众生。 | 若有情无情。 |
| 念彼佛力者。 | 受持陀罗尼。 |
| 三世诸如来。 | 神力并加汝。 |
| 第一具根性。 | 即身同证佛。 |
| 其次小乘人。 | 得八大成就。 |
| 灵丹净眼方。 | 彻地智慧剑。 |
| 空行遍周历。 | 延年无疾病。 |
| 自洛义俱胝。 | 无量僧祇劫。 |
| 万行齐全备。 | 求福不唐捐。 |
| 普种福德田。 | 普荫如意树。 |
| 普覆大慈云。 | 普渡大愿船。 |
| 震旦阎浮提。 | 清宁共安稳。 |
| 而彼狼荒俗。 | 永脱修罗天。 |
| 合十白佛言。 | 此是法王力。 |
| 要知大自在。 | 本分元自足。 |
| 无苦强言乐。 | 即堕分别相。 |
| 乐故无名名。 | 上亦无等等。 |